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證論語集註卷下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丁雲錦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常循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元 張存中 撰

先進篇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  
白圭之玷是宮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顏路請子之車章

脫驂以賻之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

子貢說

音參音脫驂參

而賻

音附之

驂馬曰驂賻助也以馬助喪用也

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稱家之有無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

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

縣音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

孔圉

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嬀

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

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殲從之

介被甲輿殲豚欲以盟

迫孔

悝於厠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遂劫以登臺樂寧聞

亂使告季子

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

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

將入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

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

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

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

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

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賁敵子路

太子崩賁當敵也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由之瑟章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居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徵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

柴也愚章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避難而行不  
徑不實

弟子行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  
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  
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  
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致思崩瞶之亂季羔逃



之走郭門守門者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  
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  
室季羔乃入焉

億則屢中章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玉朝者之贊

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度法

心已亡矣嘉事

不體何以能久

嘉事朝禮

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

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夏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者也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晉語樂共

音恭子曰

樂共子名成謚曰共

民生於三事之如

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

不知

非師則無以開示訓誨雖生而不知所以俱生之理與禽獸何以異哉

生之族也

族類也謂君之養已師之所教已與生我之恩同類也

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

致死焉

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子畏於匡以顏淵為死是時顏路尚在此在師為師也史

傳紀忠義凡死於君事者皆不得顧其親蓋移事報父之道以事君忠孝無兩全之理此在君為君也報

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古者學而後入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章

時見曰會衆覲曰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

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

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  
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  
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  
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有衆也十二歲  
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  
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  
來終歲時聘曰問殷覲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  
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  
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  
七年十  
一年

點爾何如章

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

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

必少孔子二十餘歲合居其次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

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

丞相之事

人皆有兄弟章

子夏哭子喪明

禮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膚受之愬章

如易所謂剥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剥六四象曰

孟子卷下  
盡徹乎章

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千畝復十收其一故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

籍

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以豐財也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

齊景公問政章

孔子適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



以鬪難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

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

少姜齊女晉侯嬖妾

三年齊侯使晏

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

為陳氏矣

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

舊四量

音亮

豆區

鳥侯反

釜鍾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

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釜十

則鍾

六斛

陳氏

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

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鍾八斛

釋文舊本以

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加豆為五升而區

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

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預注相合

非於五升之豆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貸厚而

山

又五五而加也

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賈如在山不加貴

民

參七南反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言公重賦紉

公聚朽

蠹而三老凍餒

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

國之諸市履

賤踊貴

踊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故履賤無用故貴

民人疾痛而或燠

於位

休虛位反

之

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

式鼓反

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

薄

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斂焉陳氏厚

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

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

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

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

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業

士不濫

不失職

官不滔

滔慢也

大夫

不收公利

不作福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

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

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

也諸子鬻如之子荼嬖

諸子庶子也鬻如景公妾荼安孺子

諸大夫恐

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

何公曰二三子間

音闕

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

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荼

惠子國夏昭子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

秋景公

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奔

皆景公子在萊者

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

立之

是為悼公

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

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完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

族益強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  
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  
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  
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  
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  
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  
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悼公  
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

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關俱為左右相相簡公

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

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

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子我及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之徒遂殺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

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恒為相田恒言於平公曰德

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



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恒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子路無宿諾章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

音亦

以句繹

音句亦

來奔

射小邾大

夫句繹地名

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

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

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患盜章

康子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

正常桓子之寵

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

肥康子也

季孫卒

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

南氏生男正常載以

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

退辭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

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

討之

討殺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

畏康子也

子路篇

子適衛冉有僕章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

三老五更于辟雍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名三五者取

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昭明天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帝帥羣下

之臣則奉養之于辟雍天子之學

三老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

緣領袖中衣冠進賢

古緇布冠也又儒者之服也前高二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

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冠三梁冠黑介幘

扶玉杖

策玉飾之杖

五更亦如之不

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

吉日也

乘輿先到辟雍禮殿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安車坐乘之車也以蒲裹輪令

老者坐而安穩也遣使者以此車迎三老五更就車

天子迎於門屏交禮

報拜也

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酌

音屑  
漱也

祝鯁在前祝饘在後

老人食多哽咽  
故置人於前後

祝之令其  
不哽咽也

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

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

初祀周公更以  
至此乃罷

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博師老德以為

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

帛

太宗幸國子監觀釋奠孔聖之禮命祭酒孔穎  
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幣帛有差生

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

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

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空去聲集京師文治

燭

于貴反

然勃興於是新羅

新羅并韓苗裔也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

東南日本西自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百里

高昌

直唐京師西四千里而贏其橫八百里

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牧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

百濟

扶餘別種也直唐京師六千里而贏

濱海之隅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

吐蕃

本西羌屬蓋百有十

五種散處河湟江浪間而性勃窳野南涼秃髮利鹿狐之後

高麗

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

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渡遼水與營州接比靺鞨  
其君居平衮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唐京師  
五千里  
而羣酋慈秋反等羣酋慈秋反長上聲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

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  
盛所未聞也

苟有用我者章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見孟子萬章下

冉子退朝章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

徵字立成太宗拜徵特進知門下省事魏州曲城人

文德皇后既

葬

文德后即太宗后也后死而既葬是為昭陵

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

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

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乃太

宗之母陵也

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

帝感悟徵言之幾泣而遂

毀其觀

定公問一言章

如幾如式

詩小雅楚茨如幾音機如式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憲問篇

愛之能勿勞乎章

禽犢之愛婦寺之忠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

之甚對曰愧無日磾

讀作密低

先見之明猶有懷老牛舐

神旨反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詩大雅瞻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寺奄人也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  
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

### 為命碑謚草創之章

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

鄭印段廷

于況反

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

聘

報印段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  
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之有

渚也渚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  
文子辭

子產之從政也擇

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

其貌  
美其

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

知諸侯  
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

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

野則獲

得所  
謀也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  
之敝

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

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

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章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則

多死焉故寬難

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

音萑

蒲音

之澤

萑萑澤名

於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  
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子西平王  
之長庶

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壬昭  
王也

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言王子建  
聘之是彰

君王  
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外援秦也  
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任秦將來討是速召仇也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略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

滋益也

楚國何為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

終纍闔閭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

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

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陵師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

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於是乎遷郢於都

音若

而改紀其

政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南人謂陸為陵

卒召白公以致禍亂

見大學或問下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

大節謂節義也

佚

徒甘反

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

之大知也

佚安也安然不疑也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

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

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書社謂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



敵也言齊之富人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莫有敢敵管仲者

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十月孟

氏將辟

婢亦反

藉除於臧氏

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

臧孫使

正夫助之

正夫遂正

除於東門甲從

才用反

已而視之

畏孟氏故

從甲士視作者

孟氏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

見其有甲故

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東門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

蔡出龜因號大龜為大蔡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

以納請賈使為已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勲二勲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

奔齊

與之田邑

### 晉文公譖而不正章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

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奔我諸姬甘心黨楚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

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

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

音太

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

履所踐履之界

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

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界

北至于無棣

索隱曰無

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

爾貢包茅

不入

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

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

徵亦問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周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舟壞而溺死寡人

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蓋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其罪師進楚不服罪故復

進次于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師退屈完請盟故退師次于召

陵次于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

故也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

月戊申取五鹿衛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

以說焉

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說音悅

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

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

磔晉死人於城上

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塚

師遷焉曹人兇

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

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賢人也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楚子入居于申

申在方城內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君取一以釋宋

圍惠晉侯臣取二復衛曹為已功

不可失矣

言可伐

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何

言將為諸侯所怪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已巳晉

師陳于莘北

云

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

日

### 桓公殺公子糾章

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二人皆齊大夫

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

音基戍



公問不至

問命也

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適太

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二人連稱管至父

十二月遂

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

政令無常

鮑叔牙曰君

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鮑叔牙小白傳小白僖公

庶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也子糾

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雍廩齊大夫

夏公伐

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鮑叔乘勝

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

管仲射桓

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

乃殺子糾于生竇

魯地

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

他活反

之

堂阜齊地東甯蒙陰縣西

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僊

音奚高僊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

使相可也公從

之

九春秋傳作糾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

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  
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厲王驕恣  
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

文帝重自切責之

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

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

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韋昭曰子糾兄也弟者諱也

秦始殺

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唐書魏徵傳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

太子建成也洗馬官也

徵

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

秦王太宗也建成弟封為秦王

太子

敗

太宗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官府太宗射建成殺之

王責謂

曰

秦王責魏徵曰

爾閱吾兄弟奈何

閱間也

荅曰太子蚤從徵

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

器重也

即位

太宗即位

位拜諫議大夫

王珪傳

珪字玠叔世居郡僧辯之孫

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

太子黨中小人疾秦王功高相

猜忌有隙

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

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章

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

見前孔文子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篇

陳成子弑簡公章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

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恒心不安故

數顧諸御鞅言於公

鞅齊大夫

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

焉

擇用一人

弗聽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于舒

州甲午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

壬簡公也

孔子三日齊

側

反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禮檀弓下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地而豬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大衛

夫蘧瑗今年所行是則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

於是之而卒詘

與屈同

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

以德報怨何如章



見老子書

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  
為大於其細

修己以敬章

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四靈以為畜

許又反

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原壤夷俟章

母死而歌

禮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  
樽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  
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吾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  
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子孔子

云云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

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章

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上

直哉史魚章

死猶以尸諫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  
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  
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  
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

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

其子從之靈公

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  
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卷下  
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  
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  
謂直乎

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勅戒二子

欲共晏食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

釋皮冠而與之言

皮冠田獵之冠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

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

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悅不若已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顏淵問為邦章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皇極經世書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以數  
推之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十二而  
三十三十而十二至寅上方生人物是開物堯時會  
在巳午之間戌上是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矣

吾得夏時焉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  
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其書存者有小

正今大戴記  
有夏小正篇

木輅也

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勾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大路木  
路也

周人飾以金玉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

王在焉曰路

金路

象路革路木路

不鞅以革漆之而已鞅莫干反

### 周冕有五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

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

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祀則玄冕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

火次五曰宗彛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

四章凡九章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二章裳一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馬凡冕服皆玄衣

纁裳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

禮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促數

音朔

煩志齊音教

傲同

辟

僻同

喬

驕同

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

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子以為不仁

詳見公治長臧文仲章

君子義以為質章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師之道也章

瞽必有相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

百人眡音示矇三百人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以為大師少師眡讀為

虎眡之眡瞭明目也

眡瞭掌大師之縣

音玄大師之縣鐘磬之類

凡樂事相

瞽

相謂扶助瞽矇作樂眡瞭扶之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齊地  
齊北廬

縣東有  
清亭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孟孺子洩帥右

師

孺子孟懿子  
之子武伯

顏羽御而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

冉求  
之師獲

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諫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

季孫弗許

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  
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  
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  
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  
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人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  
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為季氏

餘見子罕篇

### 是時四分魯國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

罷中軍季

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

三家各有一軍家屬

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於公

叔孫氏臣其

子弟

以父兄歸公

孟氏取其半焉

復以子弟之半歸公

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簡擇取二分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

貢于公

國人皆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

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

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

魯南城門

庚寅

大誚逐公父歟及秦遄皆奔齊

歟即文伯也傳言季氏之亂

八年

季寤

季桓子之弟

公鉏極

桓子族子

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

輒叔孫氏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

志於魯

志叔仲帶之孫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虎自代懿子

十

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

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

武叔州仇也

以伐孟氏公斂

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

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

關以叛

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

之

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隙也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

余及死乎

問已可得壽死否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

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

流放也

革制

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討誅也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

律法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祿之去公室章

殺子赤立宣公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

私事襄仲宣公長

上聲

而屬諸襄仲

屬音燭

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

叔仲惠伯也

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

襄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

而

立宣公

又曰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

見前家臣屢叛下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

五伯篇或問聖人有誅乎

誅與屈同

曰有曰焉誅乎曰仲

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  
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  
詘曰詘身將以信與仲同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  
不可為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為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  
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  
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十二年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  
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  
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居吾語女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曲禮上

鄉原德之賊也章

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

王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慤又詳見孟

子下  
卷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章

吮癰舐痔

莊子雜篇列御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

者癰壓疽之屬也得車一乘舐痔者痔漏下病也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由角反吮之

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

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士客反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太

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

是心恨通繇與由同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四時取火

周禮夏官司燿

古煥反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

救時疾

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禮間傳父母之喪既殯

音憤食粥

未殯之前勺水不入於口既殯則三日矣

故可朝一溢米

二十兩為一溢早膳時用一溢米為粥

莫暮一溢米齊

衰之喪

按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食粥齊衰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不緝謂之斬衰

緝則謂之齊衰

疏食水飲

疏食麤糲之飯

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

醯醬

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

五月三月之服

不飲醴酒

可以食醯醬矣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

可以食粥矣

不食菜果期而

小祥

期而服練謂之小祥

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

有

醯醬

始得食醯醬矣

中月而禪

大感反即祥月中而服禪

禪而飲醴酒

醴酒味薄故得食之

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未忍享厚味也

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

未忍銜新品也

賢者之情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

禮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

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杖而後能起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  
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太師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  
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栝為玉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  
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  
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  
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  
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

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  
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  
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  
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悅音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

滑稽而不可軌法

滑稽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

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

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

倨不遜也傲慢

也言倨傲自不可屈下於人也

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

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

有閒

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閒也

今孔子盛

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後景公數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

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

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

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饋女樂章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  
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  
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有司常供其職  
客求而有在也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章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

京師而立之

悼公周也

生十四年矣逐不臣者七人周子

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

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逸民章

少連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

見泰伯下

大師執事適齊章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

音

又皆令奏鐘鼓

大食朔月

月半以樂宥食  
時也有猶勸也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

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

貌黯黑

頎然而長

詩云頎而長兮

眼如望羊

望羊視也

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子張篇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

色柔潤

似仁

縝

音軫

密以栗知也

縝緻也栗堅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章



於變時雍

書堯典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

王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  
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  
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  
以彰厥罪肆余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  
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  
邦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  
朕弗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  
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夏尚黑

禮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

大事謂喪事

戎事乘

驪

戎兵也馬黑色曰驪

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

乘翰

翰色白馬也

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

乘騶牲用騂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周書武成

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章

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史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出納之客謂之有司章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  
項王邪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  
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

於金反

噫

烏故反

叱

昌力反

咤

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粹嗟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

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

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

音同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

印刑

五官反說缺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

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遷逐義帝所

過無不殘滅名雖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犬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卽欣賢得  
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  
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  
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